

真
教
自
證

上海土山灣印書館發行

No96

真
教
自
證

上海土山灣印書館發行

No96

3000 8-1930

P. Ang. Zottoli, s. j. (晁德蒞)

Vera Religio

per seipsam probata

3a editio

一千八百五十九年

泰西耶穌會士晁德蒞敬莊氏撰

同會主教耶准

同會伏日章亦照同校

沈則恭禮門

李浩然問漁

一千八百七十三年初版

一千九百三十年 南京主教姚重准

上海土山灣第三版

真教自證目錄

第一篇上主超示教人其要足擬其有

萬古萬民自溺于謬

謬于欽崇天主之禮

謬于本性大道之誠

民溺于謬無由振拔

凡理不健不勝繁阻

異理不和不服愚民

第二篇設主超示教人人宜探究而從

視主造人厥令宜從

造存人者爲人上主

孺照人者爲人上師

視人有性率性爲要

明明從真爲人性本

正行得向爲人嚴分

真教自證... 目錄

一張

二張

二張

三張

三張

四張

五張

六張

七張

七張

九張

十張

一一張

一二張

第三篇設主超示教人人必可據其真

有據在道大體之內

自當非者示道非此

自當是者示道是此

有據在道大體之外

其有其真非無從據

其據爲據足徵真道

第四篇超示實已有在耶穌親教傳人

耶穌實有實立本教

聖教艱難聖教立存

邪禮抵排異論興作

聖教聖師聖殿聖牌

儒史史鑑聖史史記

耶穌實爲天主所遣

一三張

一四張

一四張

一五張

一五張

一六張

一九張

二〇張

二一張

二二張

二二張

二三張

二四張

三〇張

古教預言耶穌預言

三〇張

第六篇獨羅瑪教具是真據獨為真教

五五張

耶穌奇蹟復活宗妙

三五張

羅瑪教外餘無四據

五五張

新教妙傳鎮定不搖

三九張

拆教緣起徵其無據

五六張

致命徵道精道奇效

四一張

異教緣起徵其無稽

五九張

第五篇耶穌真教自秉真據辨是於非

四八張

外表外記不得蔑有

四九張

英教緣起徵其無實

六三張

視其本體人彙自顯

四九張

羅瑪聖教真具四據

六七張

視其本向衆人當從

四九張

於信於牧真為一者

六七張

視其本建定例定政

五〇張

於道於行真為聖者

六八張

視其本喻如城如燈

五一張

於時於處真為公者

六九張

不得蔑有有四表記

五一張

於傳於位繼宗徒者

六九張

論言論牧自當為一

五二張

論道論行自當為聖

五三張

論時論處自當為公

五三張

論傳論位當繼宗徒

五四張

序

今夫人之生也。無不受造于天主。卽無不受屬於天主。唐有聖廟之
分。卽有昭事之責。有其責而人莫能外。卽所謂教也。官職教之備于人
者。既如其親且切。斯人之求厥教者。不可以淡而忘。特無如悠
焉忽焉。日處于覆載之中。而莫知所從者。十有八九。此有心世道
者。所由以論教爲先也。然教宜論。而教之真僞尤宜辨。吾見夫世
之紛紛雜處。各挾一說以聳人者。蓋不知其數千百種。噫何其昧
也。教不由主不可以爲教。主苟非一不可以爲主。今真主惟一矣。
真教又安得而二之。所傷者真一僞百。而真教之勢孤。真教一而

北京

似真教百。真教之勢更危。以孤且危之勢。而獨別一正且一之理。誠知其難也。然因其難而早辨之。則猶可挽。因其難而竟置之。則日益壞。故第曰教而不足恃。必切言真而乃可師耳。或曰教固有真矣。真教固一矣。然將何以證之。吾則曰真教無須他證也。真教之理自能證之。斷非邪說所能混。邪說之謬。前篇已盡。故不駁邪說。而惟論真教。真教有爲本性者。有爲超性者。蓋如主未親諭。而據理以立昭事之規。則爲本性之教。主已親諭而奉命以守昭事之規。則爲超性之教。今欲考真教之證。惟在天主之親諭與否耳。吾將揭其理。闡其奧。俾真道自著而無所揜。此卽是書之本旨也。

旅人不揣固陋。歷陳是編。苟當世賢人君子不棄芻蕘。領斯旨而咸歸于惟一也。又旅人所深望也夫。

真教自體…序

六

真教自證

第一篇上主超示教人其要足擬其有

夫不由世人之庸理而示人者，所謂超示也。則或有道有誠。而上主非由本性之理，而命人信之守之者，卽茲所謂上主超示教人也。然其所超示而教人者，俱由上主自主，並無不得不示之理。何也？蓋其造立人之本性者，惟賦以本性所不可容己之要爲要，而超性者，豈爲本性所不可容己之要乎？雖然，而吾主也，慈主矣。則凡爲振拔人性之大要者，亦可知天主之有所錫而必無所靳矣。而何妨因其要，而卽擬其有乎？今夫上主超示之係于振拔人性者，何由而知其爲要也？爰立二說以證之。曰：萬古萬民自溺于謬。又曰：民溺于謬，無由振拔。夫民旣無由振拔矣，則非超示，孰從而振之。無從振之，則

超示之要、自可明矣。試舉二說分解之。

萬古萬民自溺于謬

凡欲知一事之有與否、非可藉正理者以裁之、乃必藉相傳者以及之也。今據萬民自古相傳、深探其風俗、歷究其運會、可知普天率土、深溺于從謬、久矣。

謬于欽崇天主之禮

夫人之在世、莫重于欽崇天主之禮、而民亦謬于此。蓋其所敬、各敬其敬、而據正理推之、則正主宰惟有一、不可有二。乃有敬無靈者、如獸如草。有敬無生者、如像如星。有敬無體者、如卜如瘡。有敬無善者、如邪魔。有敬無理者、如人罪。可懼哉、民誤敬主之禮、若此其紛紛哉。

謬于本性大道之誠

抑人之在世，又莫嚴于本性大道之誠，而民亦謬于此。蓋有養人以牛，以人與牛相爭殺，而庶士以之爲戲，不以爲過者。有買人爲奴，用人如物，而以此爲自然之道者。有淹死始生之子，而以此爲權主于親者。有殺父母，以免病老之患，而以此爲孝愛于親者。有殺人以祭神道，而以此爲禮敬于主者。有借金于人，過剝重利，而以此爲公義之利者。可悲哉！民違大道之誠，若此其昧昧哉。

民溺于謬無由振拔

夫宇宙間邪正所由辨，向背所由定者，曷恃乎？恃有理。然則理能振，則振之而已。理不能振，則溺之而已。試思民之溺于謬者，理能振之乎？如以爲理能

振也、則以凡理振之、抑以異理振之乎。

凡理不健不勝繁阻

夫凡理之必不能振也、已非一故矣。蓋以凡理不健、而阻凡理者、不可勝數、何以勝之乎。有人于此、欲舉一物、力本不贍、而又增重于是物、以阻其任、吾知其必不能舉矣。凡理本爲不健者、人概知之、而其足以阻凡理者、大要有六。一、凡人稍知求道者、不必盡克歸真。蓋性資限之、職業窮之、所求必不能專。求不專、則真道何自明乎。二、凡人概溺于偏、必不能反其所好以求正理。三、奉罪爲主者、方將以邪爲正、安能一朝翹首、而有回心之候。四、溺謬爲普天大共之境、人人如是、習慣少成、其勢已然、誰復卓然而表異。五、僧道誘人、人已確信、更不能破其迷而忽悟舊惡也。六、國法所制、不容國人違離本教、

背僞從正。從知凡理之不能自振，誠然也。而欲更達此理者，亦可遠稽上古爲證。蓋自開闢以來，四千餘年矣。民溺已久，從未有凡理振拔之效。何也，凡理不能自振故耳。

異理不和不服愚民

夫凡理既不能自振矣，或者異理可以振之乎。曰：否否。蓋凡民有阻，難從異理之引，而異理無能，難服凡民之心，如何振之乎。譬之井有人焉，彼方溺而難從吾振，吾又遠而難振其溺，吾知必不能救矣。凡民有阻，上文已述之。而異理無能，亦非一故矣。蓋異理不和，眾說紛陳，各執己見，各訾人非，民聽不壹。不壹，不信。不信，民弗從。且有非常之理，而無非常之權以服民，則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有非常之理，而無非常之行以導民，則不徵。不徵，不信。

不信、民弗從。此尤見異理之不能振拔也。因而知四千餘年名賢挺世，豈無詳舉非常之理，以佑啓斯民者。然民之溺謬者，卒如故也。然則民謬如是，民溺如是，而本性之理，卒無振拔，非上主超示以振之，曷由振之哉。然則上主之超示，信以爲要矣。旣爲要焉，則足以擬其已有矣。夫旣或有矣，人其可愒置之、淡忘之乎。必也其探究而從，宜矣。其說又徵于下。

第二篇設主超示教人人宜探究而從

吾人已可擬超示之有矣，非卽有探之從之之嚴分乎。夫所謂嚴分者，視主之理而自明也，視人之性而自顯也。則知旣擬之而不探之不從之者，是人自絕于主，自失于己也。嚴乎不嚴，視主于人之理。主也，乃人之主矣，而且莫人之主，如天主也。則天主親教施命于人，人可以懈于探從乎。視人于人

之性。人也、亦稟靈性矣、而且莫人之貴、如靈性也。則天主親示人靈之所要者、人可以忽於究承乎。

視主造人厥令宜從

夫超示者、究竟爲何。卽是天主親頒誠令、親教道理、使人遵之信之耳。今吾人者、本天主一時所造、時時所存者也。則吾之所欲、屬於天主、而其所命、吾不得不遵之也。且吾之所悟、亦屬於天主、而其所示、吾不得不信之也。卽此二端、斯理亦可明矣。

造存人者爲人上主

一、夫有主者、卽有屬者也。屬者爲屬、事主而惟命是從、自然之理也。何也、蓋順命之分、卽在屬下之情。屬也乎、順命也、世上常然之道矣。然則屬下之情

愈爲真切，卽順命之分愈不可寬。今人之屬於天主者，蔑以加矣，則其順命之分，豈有可以尙者乎。試卽天主之主掌論之。蓋天主造人存人者也。則其於人也，非但如人之於人，止有治下之主掌，遂可申命以制屬下之人，而屬下者不得不從也。亦且並有主物之主掌，卽可用人，如人用物，而其爲存爲滅，均得自主也。然則天主主人之主掌，固已全備焉，而吾人屬主之定分，豈非無復可加者乎。夫天主主掌，旣如是其全備，而亦爲自然者主掌也，而并爲無對者主掌也。蓋人之受制於人者，究其由來，容有可以不然者也。而天主則旣已造人存人，卽其主掌，不得謂本非自然也。且人之爲人之主者，非卽自無所屬者也。嘗有或屬於他主，而不得隨己爲行。或屬於事物之本勢，而不能越勢而行。若天主，則至一至上，而無主無勢所屬者也。統此以觀，吾

人屬於天主之主掌，如治下者，如用物者，且不得有一時而不極於自然，別無有一主而可與之相對者也。是非爲人之上主，而其所超示之命，皆當探而從之者乎。

牖照人者爲人上師

二、夫弟子之分，自屬於師，而其所屬之景，愈爲真切，則承訓之分，亦愈爲真切。蓋以識見未明之時，欲知一理，皆賴吾師指示之。既賴吾師，則吾之屬於師者，乃至真至切，而吾順命之分，豈非至急至嚴者乎。今吾人之明，全恃天主之明爲明。則吾明之屬於天主，亦爲至全至備矣，而服從之分，豈有稍可寬假者乎。試以人之明司解之。夫師於弟子之功，惟設理於厥明之前，使其虛靈之目，見之而取也。然造成明司而使其有，非其師矣。天主也。保持明司

而使其存，非其師矣。天主也。且明司既有既存，而欲其能取一理，能求一誠，又須發其德而始及也。是卽所謂明用也。今天主不第造存明司，而又扶翼明用，使之化靜爲動，而一動之際，能具事物之理。蓋吾明之於發其用，猶如一樹之於結其實也。雖於本性已具結實之能，而使實者，確致於生長之地，乃以日之煦育爲要。吾人之明亦如是焉。雖以本性自有動發之能，而使之足以致用者，仍須造者原主扶之翼之而始可耳。然則吾人明理之由，屬於天主，誠無以尙之，而其所以牖照吾人者，定爲吾人之上師也。倘彼已有超示，人可不求其道而服從之乎。

視人有性率性爲要

視主於人所有主掌，所賦牖照，業已推知。則人之欲司與明司所有之嚴分，

不過以信以從超示之誠與道耳。今視人之靈神，於欲於明，何自而得率性之道，其理更可顯證矣。蓋上主超示者，究竟無他，乃至誠者天主，以超性之道而自顯於人，使之知及上主至誠之性。且以超性之誠而指示於人，所由得及本性至善之向。今明明以知至誠，正行以得至善，君子修己之大道，而吾人率性之要務也。然則人之宜探而從上主之超示也，已無可致疑矣。蓋既求知至誠，而務得至善，一一爲人所當專者，烏可不承超示所顯之至誠，而從其所指，以得至善之路乎。何以知人當求知至誠也，曰，明求至誠，爲人性本。何以知人尤當務得至善也，曰，心得至善，爲人嚴分。試分解之。

明明從真爲人性本

人明於誠也，本矣。其閱宇下之物者，卽取其所寓所局之誠也。其誠，爲誠而

有限焉，可擴可敦矣。擴之敦之，其限漸充而漸杳，而已幾幾不可見矣。卽其無限之狀，已於冥冥中起矣。窺而從之，故求誠不已，而未嘗足也。彌得彌求，彌求彌不足矣。可知其所足者，惟至誠也。則其所以爲本者，亦惟求之而已矣。姑究人心，其道更爲明矣。誑誕之片語，人所至慚而難堪也。文學之一達，人所至慚而易足也。人心莫非如是矣，何者，人之真性所求得者，誠之圓備也。則失之毫末，大拂人心。得之毫末，大洽人性，自然之理也。則人性之本，在於求得至誠也，信矣。君子誠於率性者，自當以明明德，亟從至誠爲本也。則或至誠之道，自顯於前，其可漠然而不從耶。以是知超示有在，人當探究而從矣。

正行得向爲人嚴分

人心於福也，本矣。而其福，惟在人之本向也。所謂至善者，卽其全足人心者也。人之本向也，天主也。則人得至善，卽得本向。得本向，卽得至福矣。至福爲人之大本，則務得至善，爲人之嚴分，明矣。況其失之，非但失於至福，而反貽至苦之患。蓋失本向，卽服於無從可盡之罰，人烏可如此其自暴乎。於以見得本向之分，更當奉爲至嚴焉。夫旣欲得本向，則當由本向之路而趨之。本向之路，上主所示之命也。則使上主超示而命於人，以爲得本向之要途，人可不探而從之乎。

第三篇設主超示教人人必可據其真

人之稟理，能辨是非，何可未別真僞，而漫焉從事乎。況乎奉教關係，爲人急務，更不可貿然而躁進也。然則上主超示教人，必立所以皎然可徵者，豈容

有杳然無據者乎。其據何在。其據有二。一、在於示道大體之內。一、在於示道大體之外。今惟據理申論之。

有據在道大體之內

一道在茲。已聞其自主超示而來矣。則必衡鑒此道。深審其體何如。非所當非者與。抑亦是所當是者與。自當非者。示道非此。自當是者。示道是此。是已足以示道爲真據矣。而俱可求於示道本體之內也。惟其二據。雖有所徵。而其所徵。亦非一致耳。蓋如一道於茲。僅於非所當非者而俱得免之。非卽因此而遽可謂超示之道矣。然或於非所當非者而偶一累之。則定非超示之道矣。抑或一道而實有是所當是者。則已足據爲超示之道而無疑矣。

自當非者。示道非此。

今夫示道所自當非者有三。一、決非反於性理人道者。蓋以誠者，斷不可自反也。二、決非反於吾人真福者。蓋天主超示所向，不外人之真福也。三、倘或古已示此。今示決非有異者。蓋以主言，亦不可自反也。

自當是者示道是此

且夫示道所自當是者亦有三。一、當是至聖，而成人之真德者。蓋上主教人，不外乎此也。二、當是至公，而無時地之私者。蓋本向之福，不限於人也。三、當藉上簡之人而傳於普世者。蓋天主制世，惟以人教人，而惟天主所遣之人，乃可以代主教人也。

有據在道大體之外

其據亦有二。曰奇蹟，曰預言。奇蹟者何，卽非常而且爲超性者之顯事也。曷

言乎顯事、以吾形可覺言。曷言乎非常、以反乎形性言。曷言乎超性、以受造莫行言。預言者何、卽叵測而且爲確示者之來事也。曷言乎來事、以現時處處未有言。曷言乎叵測、以本非人悟能推言。曷言乎確示、以定論不參疑似言。從可知奇蹟預言之果足爲據者、必先實徵其事、於或蹟或言之果有否。果有矣、又必實徵其事、于真爲奇蹟、真爲預言、而後可信也。且其有其真、旣已徵矣、并須明徵其據之足據爲示道也。故先舉一端以論之、而奇蹟預言之有與真、亦未嘗無據矣。

其有其真、非無從據

或有人曰、曾有奇蹟、且有預言矣、我何以徵是蹟與言之果有、及後事之果符前言也。曰、夫如是者、俱爲一事也、而與諸凡故事、無以異矣。則卽以論故

事者徵之，亦無不可。一、須知言之之人，果實知此事否。二、須知斯人之言，果真實無僞否。二者既徵，則徵之者備矣。何以知人之無誤也。蓋以人性自務求誠，則或斯人處伊局中，而得以親見親聞者，皆以其所知爲是，而必無誤知之患焉。何以知言之無僞也。蓋以誑語違誠，人人知愧。苟無故，必不爲此。今或以多人共徵一事，其每人之境，各有不同，而所徵之言，無不皆同。且有以欲徵此事而不避艱險，視苦爲甘者。可知誑言之故，無由而生矣。而其所言，決不違本性之誠焉。夫其所知非誤知，其所言非謊言，猶可疑其事之非實有與。

夫既知其有矣，尤必知其真。吾何以徵之。蓋奇蹟之真，卽其非常而超性者。預言之真，卽其叵測而確示者。四者，俱有所徵矣。何以知奇蹟之爲非常乎。

吾人于形性之勢，其所能者雖難悉究，而所不能者無難切核也。譬如火燥水濕，形性之常度也。雖未盡知火性與水性之勢，而火必不濕，水必不燥，此固定律焉，而無不能知也。則或忽見水火在前，惟人一命，而竟違本性之所趨，燥濕相反者，卽知此事必爲非常者矣。卽此類推，不止一二。則有奇蹟而類于如是者，亦可據之爲非常矣。抑何以徵其爲超性乎？視其工，視其人，可也。奇蹟之工，其能大，其留久，其于魔工也必勝。立蹟之人，其表聖，其意識，其于舉工也甚庸。工如是，人如是，魔必無以與之矣。何以知預言之爲叵測乎？凡係吾人之主見，不論屬否世事之變者，更凡係天主之主意，不論超否本性之功者，俱惟天主之智所及預知者。則或有人而預知明言如是之來事者，可知必由於天主默照矣。抑何以徵其爲確示乎？觀其事，觀其人，可也。其

事全在吾人懸想之外者，并述以諸情諸景而甚悉者，且言於曠代之人而不止一二者。其人預言非一，而無有不驗者。本有盛名，而不忍徒以取辱者。本有盛德，而不當冒昧失之者。事如是，人如是，其言必非猶豫可知矣。

其據爲據足徵真道

夫一奇蹟，或一預言，曾實有之，且果爲真者，已非無從可據矣。今或有如是奇蹟，如是預言，立之言之，以徵一道者，則其於徵也何如乎。曰：其據爲據，足徵真道也。卽舉二理論之。其一，以萬古萬民相同之見，惟必由其所以相同而生也。其所以相同者，旣非於時於地，并非於禮於學，更非於俗於情，則必不外於生民所稟之靈性矣。靈性者，上主所賦也。則其由性生情，由情生意，亦惟由上主而來，而烏得不歸於真乎。現據古今普世萬民，莫不以奇蹟預

言之所徵爲真，而卽信之於心，從之於行也。夫輿論之同，旣若是其久且廣，其說之真也可知，而是據之足爲徵也，更無疑。其二，卽由上端推之。蓋萬民裁見，旣證爲真，而悉從其本性之所趨，則上主至誠，斷不能許真奇蹟，真預言，爲僞道之徵，而強人以競入於謬矣。然則其蹟其言而弗真，則有之。真者而不徵真道，理所必無也。如亦有焉，則反乎主性，反乎人情，豈理也哉。大雅其慎思之。

第四篇超示實已有在耶穌親教傳人

以上三篇，皆懸提而論。自此以後，乃蹈實而論也。超示爲要，大雅已擬其有。有卽宜從，大雅諒已探問。有問已答，超示確有可徵。今舉超示之所以可徵者爲據，而徵上主之實已超示教人也。大雅其敬從之。夫其超示之道者，本

宜上主簡使一人，而傳之於人者也。大雅豈已忘之乎。斯人也，實已有矣。實立教矣。據在目前，不可違也。抑且斯人實爲天主所遣者矣。耶穌矣，聖子矣。不離聖父，而降於下人者矣。實徵備在，不可誣也。其理敬列於下，大雅自裁之，而爰爲注意可耳。

耶穌實有實立本教

夫自漢哀帝二年以迄於今，已千八百五十有九年矣。維時西方有人也，自稱實爲天主所遣，而所稱者自能徵之。立教稱爲超示之道，而所立者自能證之。信可謂爲孔子所言，天下一人也。然則斯人之實有，而本教之實立，亦何必論之。蓋西方列國，久已是信是行矣。豈因非漢所生，而卽可誣以未有乎。今且易地以觀，倘旅人等有以孔子生非同國，而卽疑其未有者，不幾動

世人之訾笑乎。雖然，足爲徵者，亦不妨徵之，吾又何敢斬之。請列論於下以爲徵。

聖教艱難聖教立存

夫新教衍，舊謬興。暴王怒虐，教徒奉教授命，不可勝數。遍國之中，隨處有人奉教。而彼之所以立證，與彼之所以受刑者，無在不大昭其顯跡也。嗚呼，聖教艱難，三百年矣。而渙彼彼萃，剋彼彼存，至今如一日也。夫其爭先致命者，已不下數億萬矣。而其罔畏可畏，不苦所苦，皆爲敬奉耶穌聖教耳。則知耶穌之教之必有矣。且迨於今，愈傳愈廣，卽不可謂未有耶穌，耶穌未立聖教也。

邪禮抵排異論興作

尤有據者。新教起建，方振綱常，維時西方諸國，如德以外，咸奉邪神矣。迨鐸音遠紹，西被東漸，風動人心，延入正道，邪禮抵排，邪跡無據，皆已歸化，通國奉教。豈知聖教既立，異論興作，誤解聖道，妄却正令，失人持己，私擅門戶，自教創肇，宗徒尙在，諸凡異說，群起攻之。此衰彼振，互相刺謬，迭爲消長，至今未休。有人犯教攻教，則知其教誠有矣。有國舍舊圖新，更知其新教非未有也。

聖教聖師聖殿聖牌

且其列國之化，非若萍踪已往，而舊跡竟無可憑耳。自來教中諸凡聖師，著書立說，徵解聖道，述其緣起，傳其義蘊，以經據之，以理徵之，詳核經旨，理懲理弊。耶穌之訓，是從是貽。其人其書，難窮難數。其名其冊，可考可查。然也，復

何不信之有。信也。復何疑似之有。孔子既沒，諸弟方繼，其論其語，傳而習之，豈可疑孔子非實有乎哉。且新教中古昔聖殿，古昔聖牌，遺跡尙在。且有聖像，且有聖號，而俱著明耶穌言行，與其宗徒行實。豈有徧處顯證者，而人顧不之信耶。

儒史史鑑聖史史記

且人求知古昔之事，惟翻閱其時紀代紀，而藉以知之耳。方耶穌立教，傳教方起之時，儒史史記，已不乏人矣。蓋如斐洛納、隨鐸尼、白利納、式而宿包、斐僚等皆是。斯人概非奉教之人，而莫不記耶穌之事，與所立之聖教，其徵亦不可不從耳。今何必又加聖史史鑑，以篤其徵乎。然而亦不可概沒也。吾試又舉以徵之。夫聖史之史者，聖經也。聖經也者，可視爲聖經。亦可視當史鑑。

也。與已信天主者論，則明知爲天主所默示者，而聖經視之。與未信天主者論，則第知爲古跡所紀錄者，而史鑑視之可也。自來史鑑之所以可信者，以其爲正，以其爲全，以其爲真耳。正焉者，卽實爲其所述，而非後人冒之也。全焉者，卽悉爲原文所記，而非後人改之也。真焉者，卽實錄其所真知，而無欺人之弊也。苟聖史史鑑果正果全果真者，則其所誌耶穌，與聖教之有，亦足以可信也。而吾揭之爲論，卽分古經與新經。試先以古經詳之。

夫徵古經之正者有二。一、徵以如德人之信奉。古經所載，大約皆訾彼責彼，而肩彼重任者也。假令如德人稍知其書已非其人所述，彼必毅然不信矣。今觀如德人無一不奉古經而深信之，此以知其正也。二、徵以古經書之本情。試觀古經所載，自相爲證。而後之紀事者，必實徵夫前所紀者，爲何人所

錄、何時錄之。更觀其中事跡、何地何人、及世族譜系、一一詳盡、而無有疑似於其間、知必爲當時之人詳記之、而非後人所能附會也。此又可知其正也。夫徵古經之全者亦有二。一、徵以如德人之謹守、慎持本經之原文、不致有誤雜之弊。則卽熟視斯民陳迹、已知彼於聖經、必不遜乎中華敬守經書之重矣。然則或有妄爲增減者、則必有人直證其非、而不可匿矣。况乎如德人與撒瑪利爲仇、其經若有不全、其仇必以爲藉口、而豈能隱忍乎。矧以如德人者、向嘗有先知者指摘其過、懲詰其非。倘有改易聖經之大戾、豈不嚴加訾責乎、然而卒未曾有也。此可知其全也。二、徵以古經言之本義。試觀經中所載、皆創懲如德人者。苟其可有增減也、則其言必盡刪矣、而何以至今尙在也。且當鐸賴末君國之時、學士七十人、同譯如德古經爲額濟文字。觀其

原文譯文，同校對之。一一相符而無增減。此又可知其必全也。夫徵古經之真者亦有二。一、徵以紀事者之情狀。蓋其所錄，皆足著其淳風，彰其聖德，豈事本欺人乎。二、徵以所紀者之事跡。蓋爲至重至公之事，且皆相繫相維，而又於他國之事，互相應驗者也。豈得妄言之乎。此以知古經之必真也。

今至於新經也，徵其正者亦有二。一、徵以通會之固信。試觀聖教諸會同心而究，協意而承新經之爲正。何教眾如是其繁，而皆得自欺以欺人乎。况觀聖教會中，自來嚴審威禁，凡著非正之經者，更知其於持保聖經之正，兢兢乎不致自誤矣。二、徵以證者之可証。有爲奉教者，如聖依賴納等。有爲違教者，如諸烏弟西等。聖依賴納者，卽聖保利嘉之門人。而聖保利嘉者，乃宗徒

之門人也。必能明知是經誠爲宗徒所紀者否，而卽徵聖經之爲正矣。今聖
依賴納之書尙在，其書所記新經爲誰所撰，爲誰所記者，尙可查閱。而卽知
當時之所信，與現時之所遵，惟一焉爾。其烏弟西者，宗徒未沒而彼已作。亦
奉新經爲正，并深信之。果其非正者乎，天下豈有仇人，而反信仇人之不正
者耶。此以知新經之正也。

夫徵新經之全者亦有二。一、徵以古新二教之對待。新教旣作，古教自衰。然
而奉古教者，冒操古禮，自立爲新教之仇。則其改易新經，自無可行之便。蓋
此改之，彼必斥。彼易之，此爲證，明矣。二、徵以新經普傳之迅速。教友日衆，新
經之傳於教中者亦日多，誰能逐部收集而改易之乎。况又近來聖師，亦多
憑新經以著書。如欲改易是經，亦必將天下之大，古昔之遠，諸凡聖師所作

之書、盡改而後可。能乎不能乎。既曰不能、則知新經之必爲全也。

夫徵其爲眞者又有二。一、徵以紀事之人。多人也。所言本顯呈之事、而皆爲目覩者也。聖人也。因言受挫辱之加、而甘於授命者也。二、徵以所記之事。其事爲當時人各一親見者、且係如德教之衰頹、西儒教之傾圮者也。其事如是、而彼之親見之者、乃如之何。其人蓋既衆且賢、且賢且宦、嘗亦離古教之陳規、舍異端之邪說、而信奉新道、以自勵其修。且亦爲新道之徵、而輒甘致命也。又不止此、卽其未遵新教者、亦不過以他辭誣經義、或以畏難處教外、而斷不能誣聖經以僞造也。確哉據也。用知新經之必眞矣。夫以上所陳之據、雖使刪繁就簡而僅舉一據、亦足賅眞正全三者之旨。然而論道者、究不改過爲憚煩也。故於古新二經每端中、各列確據兩條、以歷證之、惟願大雅

之深思而自得耳。

耶穌實爲天主所遣

耶穌已有矣，已示一道於人矣，特不知奉主命以相詔乎，抑自照以牖人乎。苟據自照以牖人，則吾論猶爲蹈虛也。抑使奉主命以相詔，則超示固已實有矣。故吾所論者，以是爲主。而講者宜有以加意作徵也，而聽者宜有以慎思裁注也。茲舉其人之奇言奇跡，與其教之奇立奇效，列爲徵據。大雅繹其旨而深思之，卽知以上所論，足爲徵真之一述矣。

古教預言耶穌預言

夫預言者，徵真之一證也。而預言亦判二等。有爲古人預言耶穌者，以徵其實爲天主所遣也。有爲耶穌預言來事者，可徵已實爲己所自稱也。茲將每

等所含之言總揭之，而卽以所總之兩等，姑爲分論之。

上古有先知之人，預示於後時，必將有天主所遣者，卽皆毅然言之，定其降世之時，定其在世之境。其言真爲預言否，大雅自能推之，不必贅解。豈知耶穌始終無不一一相符也。是可信其實爲天主所遣矣。

論其降世之時，古經條示，本宜盡述。惟嫌過贅，祇撮二言。一言於先祖雅各伯，載於古經創世記之一篇中。當雅各伯臨終時，召己諸子，逐一預示其後。厥時，乃耶穌降生前一千六百八十有八年也。其中一子名如德，聖祖指彼而言云，其政柄必不去於如德，而秉柄者不離於厥裔，迨其當遣者已來矣，是乃將爲諸民所景望者也。其言如是。厥後諸子分爲十二支派，十一支派漸皆失勢，惟如德一派，仍有統屬之主。雖在被擄時，常持本律，頻屬本主。直

至耶穌將來，而如德始散也。蓋是時，如德之王黑落得，已非如德之裔也。王非如德之裔，而耶穌乃適於此而來矣。二、言於先知達尼爾，記於古經先知言之一篇中。夫達尼爾時，人民失所，聖府闕如，渠甚憫憐，仰主籲救。突然天神現立，顯示未來，諭彼云，七節之七十期者，七節，七年也。七節之七十期，四百九十年也。即為汝

民及汝聖府滅期以定，而謬將衰，罪將終，惡將滅，永義將乘，超見與預示將驗，諸聖之聖者將傳也。然則汝須知而慎之。自從出諭以復建日路，出諭者，即亞太

山王，許納暗迷建城之諭也。

逮及基利斯督首領者之時，將有七節之七期，並有七節之

六十二期。蓋於窘迫之際，復築其街，與其垣也。且於七節之六十二期後，基

利斯督將被死也。負絕伊者，將已非厥氓矣。是以有民借君將來，

有民借君者，即羅瑪

民，借王子而掃蕩府城與聖堂也。卽其終大敗，而其荒散，定於戰畢之後。其提督也。

乃與諸多人，

其者。基利斯督也。

堅約於七節之一期間。卽是第七節之中半，牲與祭

皆止已。且枯荒醜惡，將在堂內，而其荒敗者，迄終迄盡常存也。優哉預言，言於耶穌未來前五百三十有七年也。其言於先者，無有不決。其驗於後者，無有不符。瓜期既屆，耶穌來矣，而已爲傳者矣。罪謬衰矣，而自此終焉矣。定候既至，聖耶穌堅約而死矣，其民被絕而散矣，聖府掃蕩而荒矣。優哉預言，真何如之，奇何如之。大雅苟誠求吾教之所恃者，如何堅實，如何妙奇，盍亦於此審之。論其在世之境，兼生與死而皆有言之者。誰論其生，有如依撒意云，主遣者將生於達未之子孫。彌咳亞云，主遣者將誕於白冷。瑪拉幾云，主遣者將有前驅之人。依撒意又云，主遣者將爲人師，且顯靈蹟。厥後耶穌之生，無

不一一相符也。誰論其死，有如達未云，主遣者將以恩施人而受仇報。又云，渠將被負於徒，而鬻以三十銀錢。又云，渠將被訟，而判以偽證。又云，渠將受屈無數，而不一言。又云，渠將如盜死刑，而又飲苦膽。厥後耶穌之死，果皆如此也。嗚呼，其言之之人，與其所言之事，相遠千年左右，而竟能一一繪之，如現於目。且其預言，歷世傳之，多人守之，通國閱之而俟之。而期時一至，眾人方翹首以企之也，而耶穌適來矣，而預言乃一一得驗矣。如是也，而謂非天主所遣者乎。

至於耶穌之預言，總之證其有，證其真也。其有矣，證之以三一。一、耶穌預言已事，如將受苦難，將被釘死，三日復活，是也。而其後皆驗其言。二、耶穌預言厥徒，如徒叛徒死，新經遍傳，新教常立，是也。而其後亦皆驗其言。三、耶穌預言

其國、如京城傾頽、聖殿燼毀、眾民竄散、是也。顯哉斯事、且皆先錄於冊、而一得驗於後。并其所驗之跡、至今尙可據也。民猶散矣而未能集、殿猶墟矣而未能起。且嘗有王者盡力起之而未能也。此可證其有。

至於真、亦可證之以三。一、耶穌所言、皆言於未來之時。二、俱係天主與人之主意。三、每爲確言、并稱己言不可無驗。且於每事之景、一一先陳、一一後驗。聖經可考、不必贅詳也。此可證其真。其有其真旣徵矣、卽知渠言所徵之道、實卽主遣者普世所傳超示之道也。

耶穌奇蹟復活宗妙

耶穌當世、顯立奇蹟以徵本道。其蹟之有與真、不可疑矣、則其道誠爲天主遣者所傳之道、亦無可疑耳。請以記事者、仇敵者、信從者、觀之、卽知耶穌之

奇蹟必有矣。夫在千百載下，而欲知千百載上之事之果有與否，須觀紀事者之居心處境爲何如耳。而紀耶穌之奇蹟者，共有八人。始終侍其左右。親見其行事。而其所行顯然可取，並無見淺見深之異也。且其書法不隱。卽凡已陷之端，師屈之辱，亦從實錄明而不諱也。至於仇敵者皆狡且慧，而其事乃近日行之，人人所目擊者。倘使聖徒所書，以無爲有，仇人必從而發之，爲聖徒者將用何術以匿之乎。豈知仇人之心，雖欲指摘其非，而卒皆認是爲是，則奇蹟之有也明矣。又況其事於目擊之會，或爲如德人，或爲異國人，而信之從之者，亦甚多矣。卽其中至貴至賢者，亦不止一二矣。天下豈有如是昭章者，而猶可疑其未有乎。然有則有矣，眞僞曷以辨，辨之以三一，在奇蹟之數。大凡僞者，祇可一二爲之，而不克累於多。祇可暫時爲之，而不可要於

久。今觀耶穌自傳教之後，無事不爲顯蹟之事，無時不爲顯蹟之時。時愈久則數愈多，其能枚舉乎。豈僞者而能若是乎。一、在奇蹟之體，大凡僞者，必於可以假借者能爲之，不可假借者不能爲矣。試觀耶穌之奇蹟，皆超越形性之勢萬萬耳。死者四日，而復甦矣。瞽者自胎，而忽明矣。病者莫醫，而全愈矣。此豈稍有假借乎，而猶得議其非真乎。一、在顯蹟之法。大凡僞者，必因機械變詐之術以成其事，并須延遲時刻以布其法。而吾主則一命卽是一願卽遂。不論智愚貴賤，人人共見，豈僞者所能假託乎。吾是以知耶穌奇蹟之真，遂認其實爲天主聖父所遣之天主聖子也。嗚呼，吾主在世，頻斥虐魔之後，魔亦甚覺甚能，翁稱爲真主聖子，懇求吾主，以免其斥逐也，人而可以不如魔乎。

且也耶穌奇蹟之宗妙者，吾尙未盡述之。若涉淵水，就深又深。愈深愈就，愈就愈深，庶幾沒焉而已矣。今試姑論之。夫奇之至奇者，耶穌旣死而自復於活焉。茲第證其二，其眞死矣，其復活也，餘可存而不論耳。夫證其眞死者，苦架下親見之諸人也，厥身上毀裂之劇苦也，如德人大共之篤信也。夫證其眞活者，不能自欺也，不肯欺人也，且不能欺人也。曷爲不能自欺，蓋以耶穌復活之後，見於衆徒，屢次見之，見且親近也，其能自誣耶。曷爲不肯欺人，蓋其德之至盛，仇人亦無可以摘其非。且徵此事者，死辱以外，別無餘望，而乃以行奇立妙，歷徵所言，夫豈有如是之人，而肯爲欺人者乎。曷爲不能欺人，蓋以司教遣兵守墓，防禦甚嚴，而厥兵尙在，以核其實也。教首與諸學士，乃猶乃妬，而彼輩尙在，以伺其非也。釘死與復活時，至顯至近，而衆人尙在，以

考其迹也。洵若是而焉能欺人乎。吾知其必不能矣。且既墓石展而守兵并無懲罰矣。事蹟顯而司教并無詞辨矣。新教倚而眾人自然信服矣。更可知其未嘗欺人也。則孰得議其未有。詆以非真哉。

新教妙傳鎮定不搖

今據新教普傳之跡。至奇至妙。必非人力。非人力。必歸主能。歸主能。必非偽教矣。夫新教之傳也。阻則多而助則無。阻何以多。一。以道之深。則人不能悟。誠之嚴。則人不樂受。二。以信聖教則榮名遂失。奉聖教則苦辱偕來。三。以敷教之地。俗偷而難改。聆教之人。心傲而難抑。苦此者。烏得傳。然而傳矣。助何以無。一。以傳教之輩。不過爲十二漁夫耳。絕無可以震服人心者。二。以廣傳之訓。不過曰是道當信耳。絕未嘗以奧理微微者。三。以委命之人。不過爲被

釘刑人耳、絕無可以振拔當時者。若此者、烏能傳、然而亦傳矣。嗚呼、豈非上能哉、豈非上能哉。昔者西土有一聖人、名奧斯定、明聰且達、問異人曰、耶穌新教、何藉而憬然遍衍乎。藉以奇蹟乎、否乎。若藉奇蹟而衍、則必眞教矣。蓋惟爲眞教、天主乃徵以奇跡耳。若無奇跡而自衍、則亦必爲眞教矣。蓋以如是而衍者、誠爲奇跡之至奇耳。

況以新教之內景與外景觀之、若惟人力、必其至難定而至易搖者也。何也、蓋以內景言、則其道甚奧、必將歧途百出、相違於其間也。相違、則不能定。且其誠甚嚴、必將棄之如遺、自敗於其中也。自敗、則不能不搖。抑以外景言、則權威迫之、異教攻之、衆人之材力聰明、交相剋之、而烏能定。且教中人冷淡者日衆、易順末流、難防仇敵、又烏能不搖。然而定矣、然而不搖矣。嗚呼、豈非

上能哉，豈非上能哉。

致命徵道精道奇效

試觀教中致命者之堅志與恒心，更可恍然矣。論其數，則不下一千餘萬。論其人，則不論貴賤考幼。論其刑，則至酷而且久。論其景，則忻然而爭先。驗之聖跡，大且多，則猛獸不欲害，烈火不能傷。驗之聖效，多且奇，則每一聖人戮，每一教友增。此豈非天主至能之所爲哉。而或以爲徵僞教者也，則豈非天主至能所不能爲者哉。且聖道之效，亦不止於使人堅志，使人恒心也。更可知其效之所發者，必以天主爲由。於是乎其道必爲天主所徵矣，又必疑其非真耶。大凡薄俗不易改，人心不易安，固勢所必然也。今觀聖教所行之地，驟然革故而鼎新矣。聖教所化之人，遽然轉危爲安矣。嗚呼，豈非上能哉，豈

非上能哉。

或曰，大哉言矣。真據燦無，真道昭然。人人知理，何可淡然。其徵惟一，尙將信從。況其繁滋，奈何自解。雖然，吾理屈矣，吾心未服。蓋其自爲上主而若孩於生，若盜於死。是道也者，人情所厭，而吾疑難釋矣。得聞一語，則心與理相順，而舉行必將在卽耳。答曰，賢子所厭，適我所慕。請卽以爾辯之說，爲吾道之據，而真教之徵，更爲條暢也。何則，緣其爲上主降世，而生也至弱，死也至陋，是宜上主之上，而於其至能至智至善者，至爲相應矣。請以三義解之。而息之深者達之，乃使平淡可味，卑下轉奇云爾。

今夫上主至能之所以顯人者，莫如事微而效恢焉。浸假上主降世，炳燦乎文章燦著，萬民仵嚮。風霆流形，四達不悖。如綸如綍，無遠弗届。是人之所重

所驚者，莫不翹首來極，而群相告曰：大哉，赫聲濯靈，庸非上主自降於戴高履厚之中乎？而吾則曰：大則大矣，而未嘗非人事中之能境也。今觀彼槽彼嬰，當自諤然矣。嗚呼，斯嬰也，靡靡若無依矣。然而天地創肇，是仰是待。先知啟牖，是印是繪。古禮古人，皆爲預立厥象。國廢邦興，皆以預備厥生也。斯嬰也，粥粥若無能矣。然而厥名一聞，舉京驚震，惡王惶悚，厥星一布，東王來朝，致恭進禮。厥聞一傳，古教會集，閱考預言。虐王謀弑，詭機虛行也。嗚呼，斯嬰也，俏長成人，哀此梵獨，天下之窮人而無告者也。雖然，不學而問道於人，學士奇其問，無文而誨道於人，庶士從其誨，自無餽口，而飽飫眾人，自無尺柄，而庶物惟命，自無名器，而聲稱四訖。是天下之窮人而無告者，斯人也。通國之景仰而篤信者，亦斯人矣。嗚呼，斯人也，若賊捕押，若盜懸墜，天下莫卑如

此、人間莫陋如此矣。然而太陽之光、中午忽曠、若謬照晝。明月之彩、圓徹忽
般、若辭照夜。且大地震蕩、高山衝裂。靈人、忽焉自悔認主。愚物、儼若歸於草
昧。確如當時儒士所云、今也或庶物消亡、或造物遘患矣。斯人也、釘架而死、
御架而墓、世上疇下於此、物中疇弱於此乎。雖然、其道行矣、若啟新機。忽更
舊俗、遂振綱常。其機捷矣、無遠弗屆、絕無強就、不介而孚。架苦爲甘、架賤易
尊。釘死流輝、輿人歸向。至今有年矣、而今者如昔者焉。是也、吾所謂天主之
至能、人所不可及者也。若其挺生於世、而以振旅侵軼、銳師鎮撫、卓才是依、
懋勳是恃。則其奇效、可謂人冠矣、非天主也。可謂人傑矣、非天主也。而今豈
其然乎、抑豈其可以然者乎。

今觀人性、漸流漸下矣。可知上主元造、非如今日也。而人獲罪致辱於主、自

隳本性之良彝也。夫致辱者，與受辱者，相懸彌遠，卽辱之者彌見爲重，難以雪補耳。由此見吾人辱主之罪，固爲無窮重大，人所無由可償者，而天主至義，尤不可不償也。嗚呼，人人永墮矣，無如何矣。人苟立功償辱，可則可矣，而未及於無窮之功，以盡補無窮之辱。茲凡受造之物，均不能於此矣。夫能於無窮者，惟天主。而天主者，却又不能立功者耳。然則人人將終於永墮乎。視之於天主上義，必不免於此。而視之於天主至善，則不忍於此。而天主全知，卽參於上義至善之中，遠畧嘉猷，俾之均得其當，則惟天主自降，結締人性，眞爲天主也，亦眞爲人。爲人也，乃能立功，賠償上義，亦爲天主也，乃能推於無窮。天主補償天主，則其上義得所要矣。天主補償爲人，則其至善得所愛矣。至哉，上知之猷。庸人恒見，祇見爲恒，而君子上達，務達其上耳。天主降世

救人、天主全知、既經設之。天主全善、既經擇之。然而人溺於惡、且濡於謬矣。救之、又須擢之、乃可徵其惡而糾其謬耳。今人之流弊、其根皆由於三失、驕心、逸身、貪財。三者、乃確乎其不可拔也。自來經天緯地、誕敷文德、推己及人、敬勗從繩者、未嘗無人也。然而於善世則何效、時險艱難、不過曰吾道窮耳。嗚呼、人乎人乎、何如而斯可允迪於誠乎。人知所屈、天主上知擔之。至上自下。而人卑己。至福自困、而人苦己。至當自乏、而人輕財而重義。至哉上知之猷、正物之化也。審之究之、莫誠於此。試進徵其驗、而天主之上知、更益顯矣。蓋自是以後、失己從主者、熙熙穰穰耳。高陞也、而恥衰赧冕矣。特立也、而遭疑被辱矣。本無辜者、而自懲以戾矣。本有身者、而自潔如神矣。且富者捐其富、貧者甘於貧矣。遍宇宙、亘古今、總總林林、靈機鼓盪、其人至今未乏也。而

天主之上知，豈不大顯乎，豈不大顯乎。

且人僑浮世，罔有安所。若舟汎汎，轉沉轉浮。大患大蓄，接焉難捍。夏日暑雨，冬時祁寒。鬱積厲階，萬苦貫盈。天主至善，屑降人中，則爲諸憂之慰。諸困之安。自係天主至善所要，其理如是耳。今夫無與於生人之困苦者，未知偕涕以泣，不能與憂分憂，斯何以爲人之安慰乎哉。然則大主降世，而包人荒而負人患，是皆至符於天主至善者，已可知耳。大雅又何懸揣之有。雖然，而真教有元微之旨，人難可窮，亦大雅所不可不知耳。且其元微之理，斷不妨於教之真，而反爲真之證者。何也。蓋教非無窮所向，即非真教也。爲其不專於造世大主者，不可爲教耳。而造世大主者，無非無窮也。無窮者，人悟所能知而不能窮矣。如海水然，小孟所能注而不能罄也。無則或有教而本無元微

之旨，無不可以人悟測者，非他，斯教不向於真教之專向，非爲真教也。蓋真教者，必專於無窮，專於無窮，必有所不可窮。所不可窮者，元微之道也。夫此元微之道，妨於聖教者與，抑益於聖教之證者與。

第五篇耶穌真教自秉真據辨是於非

上旣言上主超示，足擬其有。苟或有之，人宜究從。欲究所從，人可據真。其真可據，據在耶穌。自可承其道而奉其教矣。惟其教何在，吾尙未知。所已知者，世上真僞可誤。而自謂耶穌真教者，却非一耳。則吾旣求其真，而真不外於一，何由而辨是於非乎。曰，有據也。明明有外表外記以別之也。茲舉數理，以決其外表記之究竟爲何。且更爲根柢之論，先於耶穌真教中，顯徵其必有表記矣，又何疑焉。

外表外記不得蔑有

耶穌既立本教矣。視其本體，本向本建，本喻，即知外表外記之不得蔑有矣。試分論之。

視其本體人彙自顯

一、信奉耶穌聖教者，彙爲一會。人會也者，非純神之會。惟如一人，推己倍己，而成其數矣。誠如一體耳。人體也者，自有本態本模，手足官骸，無不具備。且其胡然而如此，胡然而如彼者，不得無所以別此於彼也。人之會者，猶然矣。豈容無本模本態，別彼於此，辨是於非者乎。本模本態者，無他，外表外記已耳。故視其本體，而知外表外記之不得蔑有矣。

視其本向衆人當從

二、耶穌立教、本爲引人景從、而各得真福、此其本向也。然人之所以能從、皆係於所以能知。不能知、奚能從。而其所以能知者、皆依於外表外記耳。設無表記於外、何從知之而誌之、顯別以是此而非他哉。苟以爲耶穌之教、斯人必不能知也、則必不能從矣。必不能從、則教無專向、而教乃徒立耳。然而教不可徒立也、則亦不得不有外表外記也。

視其本建定例定政

三、追溯耶穌始建本教時、深探夫所立之宏謨大典、所序之政事經綸、卽知其聖事以七件爲例、會首以一人爲政耳。夫聖事者、皆依於外迹。外迹也、外表矣。會首者、惟治於外行。外行也、外記矣。然則其例其政、不得不設於耶穌真教中、卽其外表外記之、不得蔑有矣。

視其本喻如城如燈

四、耶穌嘗喻己教曰，如城於山，如燭於高。夫於山也，正爲其被衆人所見耳。若無外表外記，衆人奚見，將必謂其喻不符於其教矣。抑於高也，正爲其明顯於衆人耳。若無外表外記，奚由明顯，將又謂其教不符於其喻矣。然而其教耶穌立之，其喻耶穌言之，何得而不相符乎。蓋不得不相符矣，則以知外表外記之不得蔑有也。

不得蔑有有外表記

前究乎真教之本體者，從知其必有外表外記，以別於飾僞冒真者也。今欲探表記之孰爲真，亦惟研真教之本體斯已耳。不然，任其所舉所置，雖非耶穌真教，而亦可符於外表外記也。究之斯表斯記，仍非耶穌真教之本，而符

斯表記以爲教者，竟非耶穌之真教矣。然則耶穌真教之本，果以何者爲表記乎？曰：耶穌真教不能非一，且不能非聖，非公，而不繼宗徒者也。一者，於信於牧。聖者，於道於行。公者，於時於處。繼者，於傳於位。今試一一據之。

論信論牧自當爲一

一、耶穌真教，必有耶穌之道，奉教人所信者也。然耶穌之道惟一，不能有二，更不能有相反之道。則信友之所信，自亦惟一，而決不能有歧見也。且耶穌創建本教，如一家，一國，一羊棧然，此乃耶穌親喻也。家者惟一嚴，國者惟一君，棧者惟一牧，則知其教亦惟一首耳。故耶穌立聖伯多爲首，委治本教之務，餘皆是聽是從。自此以後，位者惟一，接者亦惟一，往往如是耳。此所謂論信，論牧，自當爲一也。

論道論行自當爲聖

二、耶穌之道，皆天主超示之道。夫天主至聖，則其道自當爲聖也。道旣聖，則其所行之術亦聖矣。其術無他，不過引人以得斯道之本向耳。而其本向者，卽以天主之聖爲聖也。術旣聖，則奉斯術以行者，必不能迄終而無所效。故奉之而行者，確有成爲聖者矣。然則所謂行者，其道之行，又其人之行也。斯道所著之行，無一非自爲聖者矣。而斯人所藉之行，雖皆足以爲聖，而實則非皆爲聖者矣。然雖非皆爲聖者，而必有實爲聖者也。此所謂論道論行，自當爲聖也。

論時論處自當爲公

三、據耶穌立教之時，嘗語徒眾曰，余也永與爾偕，至於世盡。夫曰至於世盡，

其教明明爲萬世之教，而非限於一時也。則論時，自當爲公矣。耶穌又曰，爾往傳教，訖於遍地。夫曰訖於遍地，其教明明爲普天之教，而非域於一處也。則論處，又自當爲公矣。

論傳論位當繼宗徒

四、耶穌之道，傳於宗徒。故道由宗徒而傳下者，乃爲耶穌之道。非爲宗徒所傳者，必非耶穌之道也。則論傳，當繼宗徒矣。耶穌又以傳教之位，授於宗徒，曰：余與爾偕迄世終。斯言也，斯旨也，卽欲宗徒恒於斯世，恒居聖教之位，以治其所傳之務也。然而宗徒不能以身常留於世，則必以繼之者無間於世，而耶穌乃與爲偕耳。若繼有間矣，則宗徒不恒於世矣。耶穌安得與偕乎。耶穌既不與偕矣，安得爲耶穌之教乎。故論位，亦當繼宗徒也。統此以觀，而真

教之可辨者，既毫髮不爽矣。則真教之所在，亦何難知之有哉。

第六篇獨羅瑪教具是真據獨爲真教

真教之據，既可辨矣。則辨其教者，本自無難耳。蓋以其據昭然，一如明鏡用鑒。凡稱爲教者，可也。鑒之而確符之，則可知其真。鑒之而相違之，則可知其僞，而毫無纖悉之或誤矣。今以凡有自誇爲耶穌真教者，而一一裁於是教之真據，卽知羅瑪教外，皆無四據。惟羅瑪聖教，乃真具之。是則羅瑪聖教爲耶穌真教，而其外則無非冒爲教者也。

羅瑪教外餘無四據

夫羅瑪教之外，其餘各據一是者，惟有拆教、異教、英教而已。今惟撮其緣起，而指其析分者，已足徵其無是四據也。

拆教緣起徵其無據

今夫拆教之首有二，一名福濟烏，一名山路喇。茲論拆教之始終，即可舉其故，其術其人論之，而是非見矣。

論福濟烏拆教之故，其惟貪傲而已。蓋嘗於聖教第四世，公當定城，立爲東都。爾時總理牧權，日益滋傲。惟願全握魁柄，分爲東會教宗，而不屬於西會教宗。渠卽冒取公牧之名，爲本位之稱。後於聖教第七世，額濟會中有議聖神專爲聖父所發，並非聖父與聖子偕而發之者。羅瑪教宗會集廷議，嚴斥之。東教會遂以抱怨不能順。至聖教第九世，東都總牧，時爲依納爵，而東國之王，乃是彌額爾第三位。王不正，牧屢諫之。遂黜依納爵，私立本都大族之福濟烏爲總牧。是乃挾王之寵，而以驚以刑，強衆同黜正牧。且詭計勒書，呈

於教皇尼各老第一位，僞悲人辭重任，而已乃勉就之。

論其術，則又有可駭者。始而誘服教皇遣者，冒聚會議，私決自爲正牧。事聞教宗，教宗絕之。福濟烏重齊私會，以絕還絕。冒決西會諸牧皆負異端之罪，而稱己爲公會之總牧也。惟時白西畧弒王篡位，僞牧假借仁義，不准篡王進堂。王怒，流之。本牧復接原任，不數年遂卒。福濟烏撰書媚王，王復之。教皇若望第八位，委人代理厥事。委者至，福濟烏誤作僞書，謊云：教宗行文，立爲正牧。教宗聞之，卽絕福濟烏。不服，遂背教宗而拆教。且以私會會所冒誌之文，顯頌衆知教宗之謬。并於其文，僞書千人之名，爲實會議之說。

論其人，粵稽史記所載，僉謂人之僞態，無過於此。有惡人之行，而有聖人之言。故在位惟有六年，而上罰遂至也。蓋白西畧子名良者，旣接國位，遂聽教

皇詔令、審判福濟烏之罪而流之、死於邊。時維降生後八百九十一年。

厥後東都總牧者、仍不屬於羅瑪教宗、而擅據公牧之稱。雖然、聖教中東西兩都之會、曾未相絕、蓋由教宗不忍故也。至一千四十有三年、山路辣總牧、欲擅無尙之柄、而襲取教皇之權、奸謀以起、竟成拆教之事、此乃其故也。其術何如、渠蓋致書於教皇良第九位、深詰西都教會、以其用無酵之餅、守瞻禮七之齋、而食屠畜之血也。夫如是之事、而豈爲可詰者乎。渠惟欲誣人失道之罪、以護己失正之弊耳。教皇遣人究判厥事、渠力却之。遣者懲以絕罰、彼竟不以悛改、而反以報復焉。

論其人、其梗概已可知矣、且亦不止于是也。蓋既詆聖教之後、卽援王以自恣。亟有請于王、或不卽許、驚王黜位。蓋曰、舉之惟己、則錯之亦惟己耳。且敢

僭服袞衣，曰：國家與教會，無以異矣。依撒各王不堪其傲而放黜之，流竄而亡。嗣乃降生一千四百五十三年，額濟國被回王買奧慢攻敗而滅。然其拆教之蔓延于國者，迄今已不可絕矣。

異教緣起徵其無稽

拆教之外，又有異教者。夫異教之首亦有二，一名羅代六，一名加未諾。之二人者，竟成異教。請以其故，其術，其人，論之，卽知其不可信從矣。

羅代六，日買呢人，生于一千四百八十三年，且進奧斯定修會，晉陞鐸德，熱愛苦功，虔操三願。詎後力詆聖教，私立門戶，大非在會時比也。然彼之所以若此者，其故何爲。維時教宗良第十位，建造聖伯都祿大堂，特放大赦，頒于助銀公建之人。其收銀者，特簡多明我會修士。不料羅代六從此肇惡，妬忌

非常。詆毀大赦之施，并斥議大赦之道。渠年惟三十有四，方行異謬，異謬方出，正教斥之。渠不從，而呈于他國諸大學士，又斥之。又不聽而呈于教宗，教宗亦斥之。亦不服，曰：教宗未明余意，明而斥，乃可服。未幾，又曰：教宗決斥，不足爲服，聖教會議，是余爲重。未幾，僞造數端，謬甚。并曰：無人爲余所重，始終不服。

其故如斯，其術更有可惡者，則惟奇技、淫誘、魔詭而已。蓋旣不以人所斷者爲眞，渠惟僞託經言爲據。卽將聖經擅自損益，悉照己私講解。門下或有示以聖經元旨，本非如解者。渠卽自矜傲曰：余羅代六，大士矣。是欲是命，我證我據已耳。且彼欲廣其教，卽以媚順人欲爲術而教人曰：人爲惡無妨。因人本無自主，皆天主主之。恣行爲惡，何害乎。一夕，據彼之說，魔現爭辨。魔勝，羅

代六從而改小禮彌撒矣。

今其人之梗概，何足論乎。蓋其背犯三願，棄本會而他去，肆行無忌。卒誘一修女，潛相通，嗣成婚，四日生子。渠自證昔在修院，心潔神熱，不辭困苦。及今立教之時，諸行甚恣，女色無檢。且其致書于徒，自證矯誣世人。一夜仰觀天星，自覺將必永墮。且渠饕餮甚。時人欲指燕食無度者，卽云，如羅代六度日耳。渠一日飽食後，忽然而死，乃降生一千五百四十六年也。

加味諾拂蘭西人，生于降生一千五百有九年。何故而迸正立邪乎。渠幼授業之師，本屬羅代六門戶，卽沾不正之誨，而潛立從邪之根。然而當初陞神品時，亦得用其堂中資斧。渠私之不足，卽于他處更富之堂求之。且曰，人或
不與，將必仇之。仇術異常，五世之人，皆將不忘吾名矣。厥後所求不遂，邪謀

起，卽邪道傳。

傳邪之術，妄證聖經，逞己損益，改是爲非，無忌無恥。後又欲顯僞奇，以證僞道。以銀售一貧者，令其僞病，嗣而僞死。至所約日，貧者如命。渠與徒適過其所，聞痛哭聲，卽發慈衷，偕徒往彼。卽跪尸側，求主復活，顯證其道。豈知上主公義，不容惡人顯奇，以證僞道，竟命其人死矣。其妻怨甚，痛罵僞人，說明此事實情。渠卽逐婦出境，以滅其口。

其人，蓋自幼傷風敗俗矣。遂因至醜淫行，判受大辱之刑。性燥發火，無理無度。給口辱人，靡有間斷。豈知門內一徒，稍有不符厥意者，卽怒而燒之。饕餮非常，亟用美餅拒鬯，以恣其欲，奸氣於是作矣。從此犯願而婚，放淫無忌。卒生惡疾，遍體出虫，劇痛失望，呼魔籲救而死。

英教緣起徵其無寔

至於英國，則又有一教矣。夫英教之首亦有二。一係男，名恩利格。一係女，名依撒伯。茲亦舉其故，其術其人，畧言之，而厥教之實情，昭然可揭矣。

夫恩利格第八位，於降生後一千五百有九年，登大英王位。初甚篤誠，保護教宗之權，并甚出力，讐攻羅代六之教。豈料善未全而惡已起也。元后加大利，已配十有八載矣，已生儲子矣，而王忽嬖亞納，欲納爲妃。女狡，欲立爲后。王愛甚，欲黜后立之。遂僞造前娶未妥之說以自解。讒臣諛之，謂王有功於教宗，若求必允，王從之。教宗格助孟第八位不准，彼悶且慚，奸相乃設計解之，請王背教宗，自爲首。事即可主，并諸堂財產，俱可入王。王悅從之，此乃其叛背正教之故也。

惡王起事，廢后納寵。嗣乃罰驚祿誘，悉用詭謀，以引本國司教。司教大半從之，然後出諭，顯背教皇，自立爲本國教宗。相臣諛，遂附之。司教弱，遂從之。庶民從而不抗。不從者，殺無赦。且收聖庫財產，盡皆入王。教宗保祿第三位聞，卽絕之。王臣視如弁髦。且國中諸相，卽訂王諭，以垂定則，蓋不啻不刊之經典也。

惟是援畔教宗重任者，畢竟何人乎？曰：奸徒也，虐王也。始而黜后，黜之殺之，而娶亞納。嗣色衰，又殺之。殺又娶，以產死。見鄰國美女像，又娶之。因其貌不符像，遂逐之。逐又娶，娶又殺。殺又娶，幾被殺，卒以巧計免之。其人蓋虐甚奸甚。嘗自言曰：未有憎一人而不殺，愛一女而不污者。臨終時不安甚。嬖人慰藉，究無裨益，以至失望曰：吾已矣，吾已矣。遂奄然而死。

王卒，太子暗都矮第六位踐阼。卽迸先人之教，而奉羅代六之謬，在位六載而逝。厥妹瑪利亞卽位，乃出自元后者也。幹父蠱，改兄惡，率民從正，歸服教宗。惜乎國祚不長，五年而辭世矣。厥庶妹依撒伯繼位，卽出自嬖妾亞納者也。瑪利亞在世，依撒伯不第顯奉正教，亦且頗著熱心。矧又矢誓於姊，將必乘權護教，繼厥美志。豈知人僞非常，至於後而全負所許矣。蓋以昔時教宗諭旨，曾決庶出而繼王位者，本非國例所宜。則知欲聽教宗，宜必失國。欲得國，宜背教宗。從此決計，絕於教宗，自立爲首。立爲首者，令眾敬奉，矢忠於己。眾不從，卽命司教者誓之，足矣。誘以祿，懼以刑，堅志不從，遂黜之流之，而舉嬖人代之。卽其少時，迭改拆教，異教，正教，英教之諸景。凡強之而不從者，無一不服以非常之刑也。

其人之梗概，已畧可擬矣。暴狠非常，以至掌廷臣面於朝會中而不爲怪。并自稱爲童貞后，而私通者已有八人矣。劇虐無類，類於提伯畧虐王。嘗因鄰國之后，人稱厥容較美，渠嫉之，誘彼來，置獄十九年。雖爲表姊，亦以僞證誅之。其人之醜惡，可勝言哉。至臨終時，親見身臥於炎火中，移至地，心鬱甚，遂死。

三教析分徵盡無基

今以三教析分，徵盡無基者驗之，更可洞悉其弊矣。一、視其首，相去不同。福濟烏以祭餅無酵爲是，而山路喇則非之，拆教之首如是也。羅代六信聖體爲實，而加味諾則除之，異教之首如是也。恩利格不屬教宗之外，諸凡規道，悉依正教，不損不益，而依撒伯則削除添設，擅意無據，英教之首如是也。

二、視其支、析分無數、迄今已數百教矣。數百教者、皆相背於道、而相同於謬。以至其中亦有證己非教、而但爲教之所處者。噫、如是之意、則何意哉。然而如是之教、雜於中國、及今已二十有餘矣、非可惡之至哉。三、以此推之、知三教之信與牧、必非一矣。信非一也、則道與行亦非聖矣。蓋以聖者、惟繫於耶穌之道與行也。牧非一也、則位不繼宗徒、傳亦不能繼宗徒矣。蓋以傳者、惟藉其位以相遞而無間也。信與牧非一也、則近起矣、私舉矣。近者何公於時、私者何公於處、豈得謂耶穌聖教者乎。

羅瑪聖教真具四據

於信於牧真爲一者

其信之一、自顯於二。一、信道總括、具於信經定論、備於問答要理。而此率土

行之、諸友遵之。一門是學、一堂是講、一室是習、無在非然也。二、聖都有部、察閱凡所通行之書。或有片語不正者、斥之無貸。

其牧之一、亦指於二。一、統觀吾教之境、率土教友屬於本鐸、本鐸屬於本牧、本牧屬於教宗、而無有或異者也。二、凡有一行而不屬於上牧者、卽斥之。斥之不從、卽絕之矣。教律固如此其嚴也。

於道於行真爲聖者

其道之聖、徵於所統。蓋教中所奉之道、大約歸於三大端。一、爲天主至尊。一、爲人民之福。一、爲私欲之檢。蓋無不至聖者矣。

其行之聖、顯於其效。蓋視其友、則一守誠規、洗心革面、而可以爲式矣。視其士、則願辭家國、失己從人、而皆能立極矣。且視其聖、則內妙外奇、從來有之、

而遍傳列國矣。

於時於處眞爲公者

於時爲公者，蓋時之始，始於耶穌親定之時，至於今，亦未有間斷者。世世可鑒，無時無吾教之跡。

於處爲公者，蓋方起時，已衍於普世，宗徒曾已錄之，處處可鑑。凡爲天所覆地所載者，不論文蠻，不論遐邇，無非傳教之地。且或有方隅中尙未通教者，吾教中必遣人直達其境，環訪可通之機。一遇其機，卽進其境，進傳正道之音。蓋千百年來，往往如是矣。

於傳於位繼宗徒者

夫繼宗徒之傳者，卽其所錄之聖經也。而聖經之道，無非吾教之道。吾教旣

本聖經以行其道，則於傳，眞繼宗徒也。

且於其位，亦繼宗徒矣。試探原論之。繼位之初，吾教有之，則繼位之繼，吾教亦有之矣。何也。蓋耶穌之教，苟不能無繼位之初，自亦不得無繼位之繼也。由是則有其初，而卽爲耶穌之教者，必得有其繼以相續也。試按序論之。司教之位，悉歸代嬪。教宗之序，有據可考，有墓可憑。卽由前而論，聖伯多既崩，聖利諾親接其位。相繼至今，已有二百五十八位，並無間斷者。自當今教皇上溯之，世世相承，直至聖伯多，並無有相隔而不相續者矣。此以見於位，亦眞繼宗徒也。

故上主超示教人，可卽其要，進擬其有。苟有矣，人當探究而從。從之奚據，據之以眞。眞之所存，伊維耶穌示人之教。教有眞傳，傳有眞據，據在羅瑪聖教。

外此必無真據矣。無真據，必無真傳矣。無真傳，必非真教矣。非真教，奚可適從。有真傳，奚可愒置。是在大雅君子博學之，以見超示之要。審問之，以訪超示之有。慎思之，以求超示之據。明辨之，以得超示之真。篤行之，以奉超示之教。不爲情牽，不爲利誘，不爲流俗之浮言，而游移莫定，不爲井蛙之私見，而自外生成。兢兢然，遑遑然，戒欺求慊也。尊聞行知也。執善而固執也。則庶乎其幾矣。尙慎旃哉。

真教自證終

眞教自證... 第六篇獨羅瑪教具是眞據獨爲眞教

24

601124

c4,